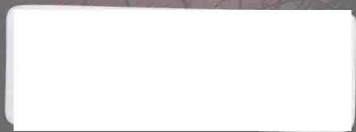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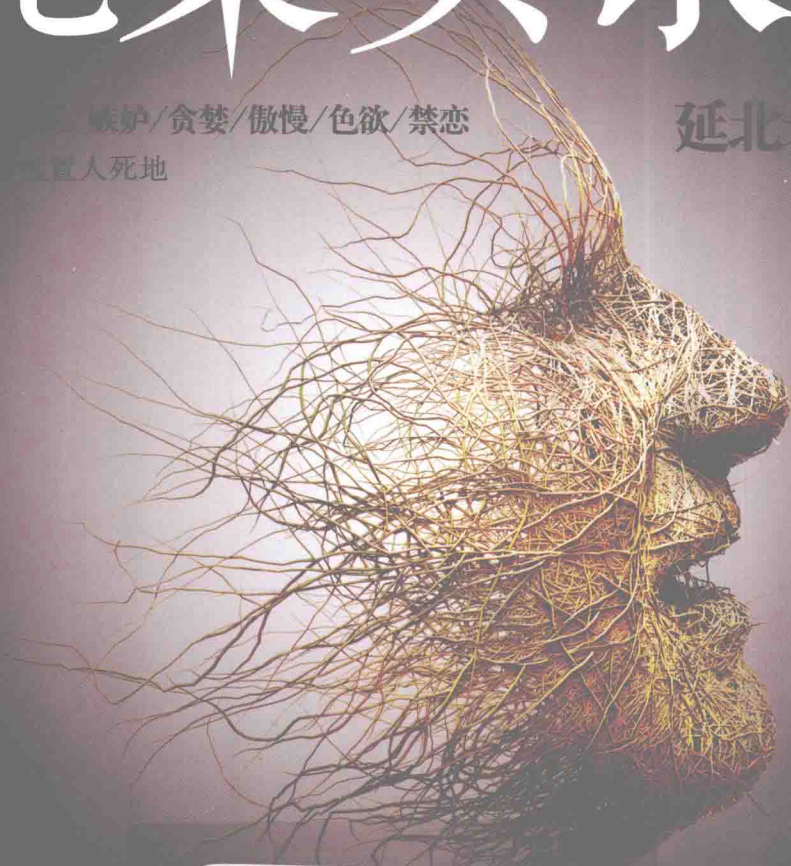


诡案实录3

嫉妒/贪婪/傲慢/色欲/禁恋

延北老

置人死地





诡案实录

3

延北老九/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诡案实录. 3 / 延北老九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5500-1401-5

I. ①诡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0203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 - 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诡案实录. 3
作 者 延北老九
责任编辑 王丰林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890mm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17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401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23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- 第一章·王牌杀手 /001
- 第二章·死亡名单 /014
- 第三章·古庙决雌雄 /027
- 第四章·“阴兵”索魂 /041
- 第五章·不死枪神 /054
- 第六章·淫乐杀人狂 /067
- 第七章·邪灵魔方 /080
- 第八章·扭曲的素描画 /093
- 第九章·密室潜逃 /107
- 第十章·被困冷冻室 /120
- 第十一章·荒郊乱斗 /134
- 第十二章·海上捕匪 /147
- 第十三章·黑色法则 /160
- 第十四章·重拾屠刀 /173
- 第十五章·诡异女友 /186

第十六章 · 砍人飞车党 /199

第十七章 · 诬陷下属 /212

第十八章 · 捕螳螂的蝉 /225

第十九章 · 腐败的黑手 /238

第二十章 · 永远的二探组 /252

这是三天后的中午，我们哥儿仨聚在办公室吃盒饭，这时刘千手的手机响了，他一看来电显示还跟我们念叨一嘴，说是领导打的电话，难道又有大案子了？我和杜兴都没继续吃，一同扭头看着刘千手，想第一时间知道是什么事。刘千手接电话后没咋说话，但表情越来越吃惊，眉头都快拧到一块儿去了。等通完话我抢先问一句：“头儿，啥情况？”刘千手整个人有些愣神，尤其他正握着方便筷子呢，不经意地一用力，还把筷子弄折了。气氛一下变得很沉闷，这样过了一小会儿，刘千手回过神，一边怪笑一边说：“看守所那边刚传来一个消息，煞哥三人暴动，试图逃出去，在发生冲突时，有警察开枪，将他们三人击毙了。”这消息真的很劲爆，我听完也愣住了，不过随后我也有了疑问，煞哥三人为

什么要逃？凭我跟他们的接触，他们不是那种不理智的人，而且最大的疑点是，就算他们要逃，也得晚上行事吧？我还想跟刘头儿问问，但他啥也不说了，甚至饭也不吃了，起身就往他自己的办公室走。我刚才没想那么多，这时候又想到了第四人，真不知道第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又会有什么反应？我知道他的手段，心说他到时一定要稳住，尤其他会的本领很邪门，能让一个猪场里的猪全暴走了，他可别迁怒于我们，把这本领用到警局来，不然我们这一警局的人全暴走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我估计刘千手这么急匆匆地回办公室，一定是跟第四人联系去了，只有他出面才能联系到第四人，也只有他才有办法压压第四人的火气。我和杜兴随便吃了吃也结束了午餐，表面上看，我们又一切正常地继续上起班来。下午快下班时，刘千手出来跟我们说了一件事，那瘦爷们儿的工作有着落了，他朋友把瘦爷们儿安排在一个学校食堂打工，明天就能报到上班了。我知道刘千手说的他朋友就是他前妻，没想到她办事效率挺快，还给瘦爷们儿找了这么一个肥差。我们把瘦爷们儿找过来，告诉他这个消息，我发现瘦爷们儿真是有点蹬鼻子上脸，摊上这么个好事还不知足，又求我们联系个车，把他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他上班的地方，他以后是不想再回红罗村了。搬家也不是难事，随处都能见到搬家公司的广告，他为了这点小事还找我们？我和杜兴当时脸就沉了，觉得他过分了，但刘千手没在乎，一口应了下来。刘千手联系的是朋友，对方还真给面儿，答应现在出车，贪黑带着瘦爷们儿去红罗村搬东西，我没兴趣帮忙，也就没说搭把手之类的话。下班后，我和杜兴各回各家，最近没啥大案子，我们工作相对轻松一些，我也趁机好好回家睡上一觉。我睡前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爱看看手机，怕有啥漏掉的短信和电话。

今晚看时，我发现 QQ 有留言，点开一看是第四人的。这都好几天了，他都没跟我说话，冷不丁回我一句，让我挺意外，而且这留言也很怪。

回复是：“Good luck！”我之前问过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却回复这句，看着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。我知道第四人不会无缘无故瞎回复的，这句英文里面一定有什么说法。按字面理解，good luck 是好运的意思，但也有保重这类的说法，比如有人去冒险或者做什么危险的事情，他朋友就会说上一句 Good luck！我合计难道第四人是在提示我有什么危险吗，还让我好自为之？可我也没什么仇家啊，尤其煞哥已经死了，那案子也结了，唯一的可能就是第四人会有报复的念头，但我不相信他会对我下手，因为一直以来，他都在变着法地保护我，他若真想让我死，只要撒手不管就可以了。我琢磨上了，也抱着这念头，最终迷迷糊糊睡起来。在家里睡觉，我睡得很舒服，不过突然间，耳边响起一句话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？”我本来睡蒙了没在乎，或许因为人睡觉时反射弧都长吧，这样过了几秒钟，我才猛地睁开眼睛。

这声音很沙哑，但很清晰，明显有人在我旁边。这可不是鬼压床或者梦魇的节奏，我身子能动，还从梦里醒了。我惊恐地四下看了看，发现有个黑衣人，就在卧室门口那儿站着。他穿着一件大风衣，个子没多高，估计也就一米七，一脑袋蓬松的头发，借着昏暗的光线我还能看到，他满脸都是褶子，就这打扮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。但他比爱因斯坦还要多个特征，就是脸上抹着红道子，一道道的显得他的脸特别狰狞。我哪能还不明白，我家里进来人了，这大半夜的他进来还敢跟我说话，肯定不是小偷，而是杀手。我手边没武器，但床头柜里藏着电棍，我也不跟他废话，猛地一扭身子，往床头柜上摸去，只要能把电棍拿到手，我不信突突不死他！这黑衣人也不傻，看我一动身他也行动起来，嗖嗖跑了过来，速度很恐怖，几乎一眨眼的时间就来到我面前。他还一伸手扼住我的脖子，用力之下把我举了起来。

几乎让我难以置信，他力气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么一个小个子，却隐

藏着这么惊人的力量，尤其那抠我的手，就跟个铁钳子似的。他把我举起来后又大步往后走，一直把我推到墙那儿。而且他知道自己个子矮，还特意站在一把椅子上，举得我整个人都离地了。

我脑袋一时间缺氧，双眼晕乎地往上翻，其实我也能反抗，哪怕踹他两脚呢！要是一般人也肯定这么做了，但我没敢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俩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我要是恬不知耻地跟他穷嘚瑟，把他惹火了，到时我踹他两脚，他不得反过来踹我十脚补偿回来？

我不仅没乱动，还忍着这种窒息感，对他摆手，那意思是我不会乱动，有事说事。他哼了一声一松劲儿，把我放了下来，但他的手一直没离开我的脖子。我被勒得直咳嗽，这期间他又半蹲在椅子上，把脸凑过来，冷冷地注视着我。我俩的脸离得实在太近了，我都能感觉到他打在我脸上的鼻息，而且他身上的味道好怪，充斥着一股腥腥的味道，这让我想到了血味。他看我不说话，强调道：“回答问题！”我知道他说的是刚才的事，我不敢耽误，而且这也没啥保密的，我告诉他，我叫李峰，今年25岁。黑衣人露出阴森森的牙齿，呵呵笑了，而且他还有个怪癖，不经意地翻一翻眼珠子。他的眼珠子好特别，虽然同时翻的眼珠子，但这俩眼珠节奏还能不一样，左眼翻得快，右眼翻得慢。这看着很怪也很疹得慌，让我的心都揪揪着，但他这怪异也让我隐隐想到了一件事。我听杜兴说过，玩枪的军人，最高境界就是狙击手，而对那些王牌狙击手来说，是可以不用观瞄手的，他们的眼睛能跟变色龙一样，各自独立地看着一个方向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右眼会盯着瞄准镜，而左眼可以四下转动，观察身边的一举一动。这个黑衣人的眼睛有这特征，我突然觉得，他在枪法上的造诣一定不浅。

黑衣人笑了很久，我不知道他笑个什么劲，而且直到那笑声快让我听烦了时，他才开口说话：“本来看在朋友的面子上，我忍了，但你们

欺人太甚，杀了我兄弟！二十年前，这世上就没几个能奈何我的人，现在我老了，不代表我就不行了。李峰，这次不管看在谁的面子上，你都得死，不过我给你优惠，你属于最后一批要死的人，抓紧时间享受吧！”他这话让我听得迷迷糊糊的，但我也不敢深问啊，他也没继续说下去的兴趣了，猛地一用力，将我推到一个犄角，又转身往外走。而且当他走到床边时还特意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看了看。我发现我跟中了定身术一样，一动不动地，我也在说服自己，跟过去看看，但他气场太大了，压得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了。直到他出了我家，把入户门砰的一声关上后，我才身子一软，颓然地坐到了地上。这屋子里不缺氧，但我还是大口地喘着气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我和杜兴穿着炸弹内裤闯赌场时，遇到的那个看门老头，他当时因为天冷戴着口罩裹着大棉袄，我当时没太留意他的长相，但联系着前前后后，我能感觉出来，今晚的黑衣人就是他。而且这黑衣人十有八九是真的枪煞。这什么概念？我和杜兴屁颠屁颠地往赌场里冲，结果我俩抓错人了，那煞哥根本就不是枪煞，真的枪煞竟然在给赌场看门。

我有种扪心自问的冲动，也有种想抽自己嘴巴的念头，心说我俩真二百五，咋就没想到那看门老头有问题呢？这下可好，煞哥三兄弟古里古怪地死在看守所，我们二探组背上这黑锅了。我记得他说过，我属于最后要死的一批人，那反过来说，谁会先死呢？我想到刘千手和杜兴了。我都顾不上站起来了，爬到床边，抓起手机就给他俩打电话。幸好他俩都接了电话，而且等我说完，他俩都愣了，还都说让我在家等着，他俩马上过来。我倒不是没老爷们儿气概，只是心里很乱很累，我也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啥的，依旧靠在床边大咧咧地坐在地上，点根烟吸着压压惊。杜兴最先赶过来的，他咣咣使劲敲门，显得很着急，甚至都顾不上扰民，吼着我的名字。这还不算啥，我一开门，他还一把将我抱住，跟我说别怕。

我明白，他这一抱是兄弟间的安慰，但问题是我还没崩溃到那种程度。我也给他递根烟，我俩就在客厅里坐下来，随意聊了聊。之后刘千手也赶了过来，我跟杜兴就是瞎聊，但他来了话题就变了，这里面的猫腻就他明白，我得问问咋回事。可刘千手回避我的问题，也不跟我们多说啥，一掏手机聊起 QQ 来了。乍一看他这做法会让人误解，尤其他聊 QQ 还遮遮掩掩不给我俩看，不过我能猜出来，他一定在跟第四人沟通。

我突然有个想法，第四人之前不是扰乱我们办案吗？他这么做或许是对的，而且他一定知道真枪煞没落网，我们为了一个赌客被杀的事件，要是把枪煞逼急了，会不会死得更多呢？尤其那个赌客还是个二流子，既是老千又是输不起的匪徒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枪煞已经被逼急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怎么稳住枪煞不让他乱杀人，至于要不要逮他，我是不管了，看刘千手的意思吧。这么过了一会儿，刘千手聊完 QQ 了，他叹了口气整个人蜷在沙发里。我心说他聊完啥结果啊？也跟我俩说说啊！正要追问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不过这次不是 QQ 留言，而是短信提示音。我以为这短信也是第四人发的呢，急忙打开看看，想知道他跟刘千手聊完，又会跟我说些什么。可这是陌生号码，短信内容也很古怪：“午夜两点左右，两人！”我心说什么两点不两点，两人不两人的？这哪个哥半夜睡不着乱发骚扰短信玩？我现在都焦头烂额了，本想不理睬，直接把这短信关了。但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枪煞走的时候特意看了我的手机一眼，难道这短信是他发的？再往深了说，他是在明着给我提醒，今晚两点，他会杀两个人？

我急忙看了看时间，现在刚过午夜，也就是说，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我把这短信也给刘千手和杜兴看了看，并说了自己的猜测。他俩也觉得我说得对，但问题是，这两个人会是谁呢？杀人地点又会在哪儿呢？我们仨都琢磨起来，刘千手最先开口，他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们

提醒：“枪煞的愤怒跟煞哥的死绝对有关系，他一来会记恨警察，二来也一定恨那些出卖线索的人。”我赞同刘头儿的说法，而且被他这话一引，我当即想到了一个人，瘦爷们儿。可短信明明说要杀两个人，如果是瘦爷们儿，另外那个人是谁？虽然这问题我没想明白，但还是说出来给他俩听，毕竟都这时候了，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呗。刘千手反应很快，或者说因为他掌握的消息比我多，一点就全懂了，他跟我们强调：“下午跟瘦爷们儿一起去红罗村的还有一个司机，本来那司机只是负责拉货的，也想快去快回。但瘦爷们儿不好意思，非得请人家吃饭，我猜这两人一定还在红罗村，枪煞的目标绝对是他们。”说完刘千手就拿起电话，给那司机打了过去。这都半夜了，给人打电话有点不地道，但我们顾不上这些，刘千手还把免提开了，让我俩听一耳朵。电话好半天才接通，一听声就知道，那司机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他问刘千手啥事，刘千手问他俩在哪儿呢，搬家到什么程度了。那司机说东西都装好了，不过刚跟瘦爷们儿喝顿酒，就寻思明天赶早再拉货。

要在平时，他们喝酒能被我们理解，明早拉货也确实不耽误什么，但现在情况紧急，刘千手几乎用下命令的方式告诉他俩，立刻开车走，而且离红罗村最近的还有一条高速，他俩把车开到高速上去，往我们这边赶，我们也会找辆车接应他们。我理解刘千手这么做的目的，还有两个小时，我们开车去红罗村保护他们已经来不及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路上接应他们。

司机不理解刘千手的话，还问为什么，尤其说他都喝酒了，开夜车很危险的。但现在就是在争分夺秒，谁有空跟他解释这个，刘千手让他别多问，按计划执行。等撂下电话后，他又看着我俩，尤其看着杜兴。这期间我也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接应瘦爷们儿和司机时，请不请求支援呢？毕竟枪煞是个狠角色。刘千手的想法偏重于不请求支援，尤其这么

急，还只凭一个短信的猜测，一时间很难请到特警，而找那些一般警察过去也有点滥竽充数的意思。杜兴发话了，他是一边分析一边说的：“我叫枪狼，他叫枪煞，虽然打心里我认为我的枪技比他差一些，但高手拼枪法，胜负也就一扣扳机的事，他现在都退役了，也弄不到什么好武器，咱们现在回警局，只要给我一把突击步枪，我有信心跟他叫板。”

我一合计也对，在赌场遇到煞哥时，他们还用老掉牙的左轮枪呢，估计全是从黑市买来的，这个枪煞就算是当大哥的，待遇好一点，顶多也就拿把64式手枪呗，他要拿这枪跟突击步枪拼，不是我瞧不起他，他得被杜大油干死好几个来回。刘千手也觉得杜兴这话有道理，就点头同意了，我们仨即刻出发。刘千手是开自己的车来的，这倒省得我和杜兴骑摩托了，我们就都坐着这车先回了警局。我和刘千手都带上手枪，杜兴拿了一把突击步枪。这期间刘千手耍了滑头，接下来我们接应瘦爷们儿时没开他的私家车，他推托说他这车有点小毛病，不适合上高速，可我还不明白？他是怕一会儿真打上枪战了，他自己这车别被祸害了，就凭他那抠门样儿，看着车成了马蜂窝，还不得当场泪奔啊？我们是开了一辆警车出发的，而且在凌晨一点四十分左右，我们跟瘦爷们儿他们会合了。本来我们会合能更早一些的，但那司机太能应付人了，开得特别慢，但他也不傻，一看我们开警车过来的，当时就有点明白了。他挺胆小，吓得都哆嗦了。我心说他现在可不能哆嗦，面临危险时害怕，这可是大忌。为了稳住他，刘千手还特意说了一些鼓励的话。

接下来刘千手又制订了计划，让司机和瘦爷们儿依旧坐在货车里，他们在前面走，我们开着警车在后面跟着。其实按我的分析，我们今晚不一定会遇到危险，枪煞是想杀人，但他能料到瘦爷们儿两人连夜返程吗？我们这警车里，刘千手当司机，杜兴坐副驾驶位上，我自己坐后面，趁空撇屁股往后看看。我觉得枪煞要真还想杀人，弄不好会骑个摩托或

开个车追上来，反正大半夜的高速上车少，我就留意有没有追上来的可疑车辆。而且这段高速位置还偏，我掐点算着，等到凌晨两点整的时候，我们后面别说可疑车辆了，连辆车都没出现。我有些松劲了，跟刘千手说：“头儿，我看今晚是真没事了，枪煞遇到咱们，是彻底失策一回了。”

刘千手应我一声，说了句“但愿”。但杜兴依旧保持警惕，还皱着眉对着窗外观察。我好奇他咋有这种举动，就又问了一句，他说他说不好，反正是一种直觉，他觉得马上会有危险发生。直觉这东西，乍一听没啥根据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经验和潜意识的结合，杜兴这么说，未必没道理。我心里又有些紧张了，而且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我的手机响了。

这冷不丁的铃声把我吓一跳，我急忙把手机拿出来，想看看谁这么不开眼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呢。可一看到号码，我脑袋嗡了一声，就是这号码给我发的短信，它现在又突然给我打了一次只响几声的电话，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跟刘千手和杜兴说了这情况，还没等他俩回话呢，异变来了。一声鹰鸣从高速路旁边的小树林里传了出来，一只绿鹰嗖一下飞上了天，在黑空中翱翔着。我对这怪鹰太敏感了，它代表的就是枪煞啊，它出现了，说明枪煞来了。而且怪异一个接着一个，突然，前方货车传来爆胎声，那车也整个一侧歪。我愣了，心说咋这么巧呢？这鹰一叫唤，这车就出岔子了？我还特意趴窗户往外看了看，路上也没见有啥钉子之类的东西啊！那货车打着双闪往路边靠过去，我们也跟着减速。自打绿鹰出现后，杜兴就把突击步枪拿下来了，还咔一下把保险打开，准备应对突发事件，这时他也留意着前面货车的怪异，而且他很有经验，跟我们说：“难道那车的车胎挨了子弹？枪煞用的是无声手枪？”这很有可能，也能解释得通，但我听完心里一惊，心说无声手枪啊，这武器可比64手枪厉害，没想到我们低估枪煞了。

那货车停好后，司机和瘦爷们儿都跳下车，他俩想看看轮胎到底咋

样了。杜兴不放心，还很急地拿起警车里的喊话器，对他俩喊道：“别乱动，快回车里老实待着去。”那司机和瘦爷们儿都被杜兴说得往我们这边看了看，可就是这一瞬间，血案发生了。先是瘦爷们儿，他脑门上突然喷出一股血雾，多了一个枪眼，接下来是他的胸口，砰砰地出现了两股血雾。这是枪煞的拿手好戏，典型的三连击。司机也没幸免，接下来他身上也出现了类似惨状。这两人可是面对着我们死去的，画面很有视觉冲击感，尤其他俩死前的表情我尽收眼底。这时候我都考虑不到自己内心什么感受了，大脑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，危险！我们仨急忙往下趴去，不让自己露面，怕枪煞借机把我们也打死。杜兴气得直哼哼，跟刘千手说：“刚才子弹是从我这边偏后方打来的，你那边安全，你把车门打开，咱们先爬出去，借着警车当掩体，我好能施展开跟枪煞斗一斗。”刘千手说了声好，并打开车门跟杜兴依次爬出去，这期间我也把后面的车门打开，效仿着溜到外面。

我们借着车门和车体当掩体，一同往远处看着。我分析，手枪子弹的射程没多远，枪煞应该就在附近，甚至就在哪个小树后面躲着呢！我不会用突击步枪，但我会看啊，我试图找到枪煞的藏身所在，再告诉杜兴。可我们仨瞧了半天，也没发现啥异常，而那绿鹰依旧在天上盘旋着，甚至要我说这鸟都神了，它把距离掌握得特别好，不敢离近了，怕我们用枪把它打下来。这样过了一小会儿，在我们还在观察时，突然间我们警车的玻璃碎了，先是副驾驶的，接着是后车的。这太恐怖了，一点儿征兆都没有，我们仨又急忙缩头。而且凭这次子弹打的方向，我能品出来，枪煞就在警车的侧面，趁刚才这段时间，他竟然调整方向了。我心里被吓得突突的同时也有些纳闷，心说这爷们儿怎么做到的，我们三双眼睛看着，他还能跑位？但杜兴的一句话让我释然，他说：“他娘的，这哥们用的绝不是手枪，弄不好是微声冲锋枪啊！”我觉得心脏骤停了一下，

整个身子也瞬间变得冰凉。微声冲锋枪，什么概念？这可是特殊部队才能配备的武器，本来我还笑话枪煞呢，以为他拿把破手枪跟我们嘚瑟呢，现在一看，嘚瑟的是我们。尤其微声冲锋枪一般都带着瞄准镜，这无疑是在让枪煞如虎添翼。

我有撤退的心思了，也不管那司机和瘦爷们儿的尸体了，心说我们仨还是钻回警车，先逃离现场再说吧！我发现我这人就是个乌鸦嘴，以前也有过这种经历，我说啥或者想啥，很容易全中。就在我刚有这念头时，哧哧两声响，枪煞竟然开枪把我们警车的轮胎打爆两个。这一来，我们连逃跑的工具都没有了。杜兴倒是很冷静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枪煞欺人太甚。”随后他又看了我俩一眼，说出计划：“你们把衣服脱下来，扔出去吸引枪煞的注意，我再伺机站出去打他两枪。”刘千手说好，并立刻把上衣扯了下来。我一直品着杜兴的话，脑袋里有些转不过弯来，我心说他让我们做掩护，还想出去跟枪煞死磕，但问题是，他知道枪煞具体在哪儿吗？也该说我真不了解打枪这里面的说道，刘千手比我老到，他懂了。他把衣服脱下来后，又把我衣服扒了，还把这两件警服弄得蓬蓬松松的。他没一下都扔出去，而是先吼了一嗓子，引起枪煞的注意，扔出去一件。这件衣服刚出去，就哧的一声挨了一枪。我从这衣服上只能品出枪煞的枪法很准，另外也知道他也把我们仨盯得死死的。但杜兴看出的消息更多，他嘿笑一声表示知道枪煞的大体位置了。

刘千手扔完衣服就看着杜兴，等杜兴对他使个眼色后，他又把第二件衣服扔了出去。在他扔第二件衣服的同时，杜兴从另一边稍微慢了半拍也冲了出去。这第二件衣服依旧挨了一颗子弹，但为杜兴争取了时间，而且之前他也品出枪煞的大体位置了，他站起来后就对着那位置打了几枪。他这叫造势，先用突击步枪扫扫场子，要是能赶巧打在枪煞身上，我们就赚到了，要是打不到，借着这几枪也很容易让枪煞暴露。这要对

付一般人，甚至是一般的特种兵，绝对能有好效果，但我们的敌人是枪煞，他心理素质太强了。这几枪不仅没逼出他来，他还借势反攻，还击给杜兴一颗子弹。杜兴不愧是枪狼，这发子弹本来是奔着他眉心去的，他竟然提前能有所察觉，还猛地一缩身子，避了回来。刚才这一系列的举动只发生在几个眨眼间，我还没从这惊险的一幕中缓过神来呢，战斗就结束了。杜兴大喘着气躲在车后面，望着我俩摇摇头，那意思是凭现在的情况，他斗不过枪煞。这一来可好，我们仨彻底成了缩头乌龟了。枪煞也发了一通脾气，他把微声冲锋枪的子弹无情地打在警车上，一时间我就听到耳边噼里啪啦的，甚至警车还时不时地微微抖动着。

刘千手趁空把手机拿了出来，这次他没啥犹豫的，快速地拨通电话，请求警局调来特警增援。他这电话乍一听挺振奋人心的，不过我也明白，叫来支援又有什么用？支援至少在一个小时后才能赶到，枪煞要想杀我们，这一个小时早就把我们解决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吧！等枪煞发完脾气，环境又变得肃静起来，这期间远处本来出现一辆车，估计是开夜车赶路的。我看着它的出现，心里喜忧参半，我怕它过来后成为枪煞的靶子，但它要不过来，我们想借它逃跑就没戏了。我还在这儿纠结怎么办呢，那车却很当机立断，一看我们这儿发生枪战了，它也不怕逆行，掉头就跑，尤其那油给的，让它快成赛车了。杜兴又跟我和刘千手强调，他说枪煞很可能再次跑位，换个容易狙杀我们的地方，他让我俩眼睛贼些，多留意对面的小树林。我就一双眼睛，想方方面面都看全也不可能，只能盯着一个方向，正仔细观察起来，突然间我手机又响了。这让我很奇怪，但我也隐隐猜得到，枪煞又在给我们发短信。

我们被枪煞打得有些麻木了，包括刘千手，他的脑筋一时间都不咋灵活，被这短信一提醒，刘千手又想了个办法。

他抢过我的手机，翻开短信，立刻按着号码给枪煞拨了电话，只要